

李长风 著文·摄影

雪泥鴻爪

——历史、民族、文化漫记



云南民族出版社

雪泥鴻爪

历史、
民族、
文化漫记





-5367-3144-2



ISBN 7-5367-3144-2/I-672

定价: 39.00 元



雪泥鴻爪

历史、民族、文化漫记

李长风
著文·摄影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雪泥鸿爪/李长风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 3

ISBN 7 - 5367 - 3144 - 2

I. 雪...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6875 号

责任编辑 蒋 剑
责任校对 刀碧芬
装帧设计 李长风
书名题字 李长风
责任印制 余尔昶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1000
定 价 39.00 元
书 号 ISBN 7 - 5367 - 3144 - 2/I · 672

寻寻觅觅总是情

（代序）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哪复计东西。”

偶读苏轼《和子由湓池怀旧》，方悟李长风先生散文集《雪泥鸿爪》书名之含意。

虽然，早就听说过李长风这个名字，但真正与他结识，则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版纳》杂志复刊前后。在筹办1993年的州庆40周年大型成果展的过程中，他和其他参与者一样，为展览在忙碌……尔后，我们的交往就日近日繁起来……

长风先生经历坎坷而多才多艺，无论是本职的修志，还是业余爱好的著文、摄影等等，均有可圈可点的成果。长风先生更是农垦系统屈指可数的笔耕辛勤、硕果累累的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笔耕不辍，编著过各类专著若干部，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选入这本集子的仅是其中之少许。而这些作品，又大多首发于《版纳》杂志，其中一些是经我手编发的。十分看重他的文章，又有些闲暇功夫，这大概是他邀我作序的缘故。幸甚。

藉此，就说点读稿编稿的感受。我最爱读的，是他那些对边地民族历史文化寻寻觅觅、刨根究底的札记及游记，现在时尚的叫法大概是文化大散文之类。尽管有的文字精练不够，篇幅略长，

但仍具较强的阅读吸引力。诸如《寻觅傣泐传统文化》、《嘎洒拾零》、《易武故事多》、《基诺族与特惠克节》、《佛爷的葬礼》、《中国最南部的彝族和瑶族》……贯穿这些文章的情感主线，是作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发展日渐式微现状的忧患意识。作者一方面通过生动优美的娓娓讲述，引领读者进入魅力神奇的少数民族社会，体验闻所未闻的奇风异俗，品尝原汁原味的民族餐饮，观赏古朴原始的自娱自乐，倾听声情并茂的山歌情歌，收罗稀奇古怪的轶闻趣事，感受缥缈悠远的神灵秘境，复苏人类初始的纯真本性……另一方面，作者以深情倾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好民族文化的生存、开发与保护的思考。既有真情切切的关爱心，又有深谋远虑的前瞻性，还有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只遗憾某些主政的公仆，百忙里是顾不上抑或是不屑一顾的。比如：作者在《易武故事多》中指出：“我们与其在一个不大的地域上不厌其烦地修建一个又一个大同小异或基本雷同的人造景观，何不修复一下易武古镇、茶马古道等等，使之成为西双版纳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旅游区……扶持一下蓝靛瑶民俗旅游区……这样，勐仑（植物园）——易武（历史、文化、茶业）——瑶区乡（蓝靛瑶民俗）——勐腊（望天树、傣族哈尼族民俗）——磨憨（对老挝开放口岸）——关累（水上国际大通道，至金三角）……形成一条其它任何地方都无法同时提供的集历史、文化、民族民俗、天然植物、开放口岸为一体的黄金旅游线……”作者在《寻觅傣泐传统文化》中感慨道：“旅游大潮已席卷中华大地，旅游游什么？什么是它的极至？答曰：真实的地道的传统的民族文化。还是那句很多人都知道却又有些无奈的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者在《嘎洒拾零》中强烈期盼：“我多么希望，西双版纳也能有云南省政府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我期盼着！但愿我的期盼不至于遥遥无期……”在《建水、黑井留给我的……》、《登临胜境访刺隘》、《临沧“佤族歌会”记略》、《打洛》等文中，流露出来的仍是同样的情怀。

这，对于一个祖籍北京、长于昆明、扎根西双版纳的汉族文化人来说，如果没有对西双版纳兄弟民族和边地文化的深刻洞悉和深沉挚爱，是不会如此一往情深地自寻烦恼的。

《雪泥鸿爪》的另一重要部类是纪实性散文，如《那曾经的日子》、《待整理的故事》、《文人在“黎明”》、以及西双版纳州文联成立以来的纪念文稿及短评等。前者盘点坎坷履痕，诉说创业之艰辛苦乐与凤凰涅槃般的痛楚历程；后者记述边地文坛的日臻昌盛，以及萧子尼、袁牧女、韩煌淮、晏静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对“黎明”的造访。再就是个人笔耕的喜怒哀乐和收获的丰歉得失。其中，《那曾经的日子》原标题为《首批赴西双版纳的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记略》，我嫌太长，不好排版，就改为《燃情岁月》，原标题作副题保留。这次速编散文集，作者又改作《那曾经的日子》，似更诗意些乎？说实在话，当编辑10余载，阅稿无数，能让我吁嗟不已者屈指可数，此乃其中之一也。时值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50周年庆典在即，我便将其列入州庆专号的重点文稿，并将作者供稿的那帧人拉犁的照片放大作为题图，意在凸现农垦人创业初期的艰苦奋斗精神。

《雪泥鸿爪》附录了师友同仁的序文、评说，言简意赅而情真意切。还是那句老话：“一个火塘三棵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长风先生也未能幸免脱此一俗。

长风先生的摄影作品以“土”见长，人无我有和高采用率，在国内外都小有名气。2002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全额投资出版发行了大16开本彩色摄影画册《西南边境村寨——李长风少数民族摄影作品》，反响强烈。由出版社投资出版个人摄影作品集，这在云南至少是不多见的。此前此后，《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云南日报》等报刊，隔三差五地连载了他的诸多专题组照、单幅作品、文字及相关评论；先后参与了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二三十种画册的摄影。门槛甚高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吸收他为会员；云南省政府文艺创作奖的摄影奖有他一份；在颇专业的云南省摄影家协

会会员作品展中，他的摄影作品获二等奖……这些，使云南摄影界的老少爷儿们，对这位蜗居边僻一隅的农垦退休老波涛，惊羡之余不能不刮目相看。大凡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雄辩口才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温馨无比的幸福家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雪泥鸿爪》是长风先生多年心血的结晶，是美文与佳照的有机“结合”。20多万字的文稿，虽不说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却都是来自生活、发自肺腑的心声；200多帧可遇而不可求的照片，全都出自长风先生那设备并不精良的摄影镜头之中。加之精心的策划、精巧的设计、精美的装帧，使图文并茂、如诗如画的《雪泥鸿爪》格外地引人入胜。一卷在手，馨香扑面而来；无论读文看图，芳菲总是沁人心脾；合卷凝思，神清气爽，仿佛享用了一顿边地民族特色风味极浓的文化大餐。

莫怨岁月风飘逝，寻寻觅觅总是情。愿诸君与我感同。是为序。

冯晓飞

甲申年九月二十八日于景洪听雨斋

目 录

寻寻觅觅总是情 (代序)	冯晓飞 (1)
--------------------	---------

第一辑

那曾经的日子

——首批赴西双版纳的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记略	(3)
待整理的故事	(21)
文人在“黎明”	(55)
勐遮记事	(87)

第二辑

记忆中的州文联和《版纳》杂志	(101)
对西双版纳旅游发展存在问题的随想	(105)
看西双版纳画册后的杂感	(121)
版纳呵《版纳》 沃土呵摇篮	(131)
西双版纳州文联二十年札记	(137)

第三辑

佛爷的葬礼 (外一篇)	(153)
傣泐风情略	(167)

寻觅傣泐传统文化	
——西双版纳傣族园札记	(173)
嘎洒拾零	
——寻觅傣泐传统文化补遗	(199)
基诺族与特懋克节	(221)
中国最南部的彝族和瑶族	(229)
奕车人和佤尼人村寨漫记	(239)
民族民间传统工艺三记	(263)

第四辑

打洛	(281)
1997, 勐拉一瞥	(289)
万绿丛中花朵朵	
——走进西双版纳	(303)
易武故事多	(311)
佛教·佛寺·佛塔	(331)
临沧“佤族歌会”记略	(351)
建水、黑井 留给我的.....	(367)
登临胜境访剥隘	(391)

附 录

序《西南边境村寨——李长风少数民族摄影作品》	
..... 周良沛	(417)
《西南边境村寨——李长风少数民族摄影作品》后记	
..... 李长风	(423)
美, 全在于真	冯巧妹 李沙青 (427)

生活之树结硕果

——《西南边境村寨——李长风少数民族摄影作品》读后

..... 冯晓飞 (431)

《西南边境村寨——李长风少数民族摄影作品》出版发行

..... 《云南农垦简报》 (435)

后 记 李长风 (437)

第一辑

那曾经的日子

——首批赴西双版纳的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记略 …… (3)



待整理的故事 …………… (21)



文人在“黎明” (55)



勐遮记事 (87)



那曾经的日子

——首批赴西双版纳的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记略

在21世纪的今天，对许多青年人来说，“青年垦荒队员”这个称谓，是陌生的，对其中的部份青年人来说，或可是完全不知道。但是，对我们这些生长在共和国创建初期的青年人来说，这个称谓的含意是艰苦奋斗、是创造、是奉献、是开拓、是十分光荣而豪迈的事业！时代前进了，人类文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有了新的转移；但是，历史总是忠实地记录着它每运动一步后，而留在道路上的足迹的。对这每运动一步后而留下的足迹，或褒或贬，那是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事，但这一步毕竟是迈动了，而且，是向前迈动的，这就是事实！对建国初期的屯垦戍边，我们不能用今日的纯经济效益来评估。因为，那时的屯垦戍边，更主要的是戍边，屯垦只是手段。戍者，人执戈守卫者也；通常说的即是，保卫边疆。建国初期的云南西南边疆的复杂情况，远非今日在内地大城市的生活者们所能了解和体察得了的！

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就是在那个历史大背景下组织的；而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第三批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从事后的事实和功能看，则是对先期屯垦戍边者的稳定和对初创的国营黎明农场（当时属纯军垦）正式奠定创造大业并推向巩固和发展！——这，就是历史！虽然这是经过沉淀、思索后的对历史的反思，但是，它的基础是铁铮铮的历史！历史，有时是很冷酷的……

大约是1955年的国庆节前，北京市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开拓北大荒的消息传到了昆明，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我记得也是在那个时候读到的。那个时代，到边疆、到农村，去开拓、去创造新生活，是被视为极其光荣豪迈的事业！1953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壮丽远景，公布了全国165项重点工程的宏伟建设计划，叫多少青年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呵！从全国来看，刚刚解放了的新中国，砸碎了旧社会的枷锁，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也还没受到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精神状态极佳，人人都处于一心一意为国家建设建立功勋、为人民共和国创建业绩的无私奉献的境界。

也就是在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在昆明传开不久，就听到当时的云南铁工厂青年工人、共产党员刘小三同志发起组织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开垦荒地、建设集体农庄的事。当时我还在昆明八中上学，家住民生街，民生街属于当时的昆明第四区。恰巧，昆明第四区青年团委的负责人戴琼珍，在我上布新小学时教过我音乐课，彼此还有些师生之谊；她知道我还在上学，便不同意我参加青垦队；后来，经不住我左缠右磨，终于同意了；但去何处，何时走，要由她安排，叫我听候通知。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像我这样的，或像我这般年龄的学生，真是何止千万，他（她）们不希图安逸日子，不留恋城市生活，他（她）们在我们共和国最初的黄金般的日子里，都想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汗水、自己的热血，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记得那时有一首歌，其中的一段歌词是这样的：“快来吧，同志们，挺起胸抬起头，我们向祖国宣誓，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献给您亲爱的祖国。”——很是能代表那时候年轻人的思想。

昆明市人民对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是十分热爱的，也是十分

支持的。大约是1955年的10月份之后，当时昆明的几家大京剧院，如云南大戏院、国防大戏院、劳动人民京剧团等，联合在昆明人民胜利堂公演，将演出的全部收入用来支持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当时昆明市京剧界的名角，如关肃霜、裘世戎、徐敏初、刘美娟、周福珊、张文艳、周玲童等都参加了这次公演，盛况空前。这之外，昆明市各单位也都发起了支援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活动。我们到时，除了每个人发一套蓝布学生装和一个搪瓷碗外，还给了大量的图书（国营黎明农场图书馆最早就是由这些书而设立的），不少的乐器和少量的生产工具，以及国旗、团旗、红旗等。

到国营黎明农场的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是这次整个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报到时间是1955年12月（多年以后计算工龄时，也多以这一个月始），报到地点是当时的昆明圣光小学；报到后，学习了一段时间。当时的国营黎明农场党委书记李德英等同志因事到昆明找云南省委，后来，作为农场领导，也参加了这次接待和组织工作，并与这批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们一块回到了黎明农场。（在第二批到黎明农场之前，第一批、第二批已于1955年底前就离开了昆明。第一批近400人，到潞江建立新城农场，刘小三就在这一批；第二批200余人，到陇川建立集体农庄，后合并为陇川农场。我被戴琼珍老师安排在第三批，是最后的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为550余人。几年以后的60年代，据说昆明市还组织过垦荒队，可无论从规模和档次上看，均无此水平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的1993年，云南省政府和昆明市政府的关于解决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及其子女问题的有关文件中，也只是涉及1955年后期至1956年1月间的这三批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

二

1956年元月19日上午，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政府、青年团昆明市委联合在昆明市拓东运动场（现东风体育馆）举行了声势

浩大的欢送昆明市第三批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建设社会主义大会。真是锣鼓震天、红旗似海、沸沸扬扬、激动人心。欢送会至上午11时许结束后，第三批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即乘车离开昆明，向西南边陲迤迤而行。我们550余名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分乘16辆敞篷大卡车，每个车厢前都飘扬着国旗、团旗或红旗，我记得我乘的是11号车，车长姓潘，副车长姓阎，都是女的。我们这些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几乎都是些18岁左右的年轻人，大的20多岁，小的十五六岁，青年学生为数不少。虽然我们离别了故乡昆明，离别了亲人，但是，一路上惟有奔向新生活前的欢歌笑语、创造业迹的昂扬情怀，没有忧愁，没有悲伤！虽然，那时公路的路况很差，颠颠簸簸，黄尘弥漫。但是，我们几乎都是争着站在车头或车厢两边，争看四周景色，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歌，歌声久久地在青山绿水山峦沟箐里回荡……

从昆明出来的第一站是宿玉溪，第二站宿墨江，第三站宿思茅，第四站宿允景洪，第五站到国营黎明农场。在玉溪和墨江都是头天晚上到，第二天早起走。到思茅的第二天，中共思茅地委和青年团思茅地委专门为我们组织了欢迎会，青年团思茅地委的王雷同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中共云南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直至90年代离休）在台上讲话很是激动的（多年以后，我曾与他谈及，他言，那时年轻……），更掀起了我们为边疆的垦荒事业的献身精神！上台讲话的还有一位思茅师范的女学生，她说她毕业后也到边疆参加建设，希望我们在边疆开花结果……“到边疆开花结果”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到黎明农场之后，当时听了，也没在意，当然无从理会。当时想的是这边疆究竟在哪里？怎么坐车坐几天都还不到？！连在思茅师范上学的都自认为本身在内地，将来还要到边疆去参加建设，那，这边疆，除了一定很远处，也一定是很神秘的吧……再一个是下午到思茅农场参观后，在回来的路上走着的印象：这个思茅地委的驻地并不热闹，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就只有我们上午坐在里面开会的大礼堂（现在叫